資治通鑑/卷11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十七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十八 晉紀四十

► 卷一百十九

起強圉大荒落，盡屠維協洽，凡三年。

資治通鑑 第118卷

【晉紀四十】起強圉大荒落，盡屠維協洽，凡三年。

安皇帝癸義熙十三年（丁巳，公元四一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甲戌朔，日有食之。

秦主泓朝會百官於前殿，以內外危迫，君臣相泣。征北將軍齊公恢帥安定鎮戶三萬八千，焚廬舍，自北雍州趨長安，自稱大都督、建義大將軍，移檄州郡，欲除君側之惡；揚威將軍姜紀帥從歸之，建節將軍彭完都棄陰密奔還長安。恢至新支，姜紀說恢曰：「國家重將、大兵皆在東方，京師空虛，公亟引輕兵襲之，必克。」恢不從，南攻鄜城。鎮西將軍姚諶為恢所敗，長安大震。泓馳使征東平公紹，遣姚裕及輔國將軍胡翼度屯澧西。扶風太守姚俊等皆降於恢。東平公紹引諸軍西還，與恢相持於靈台，姚贊留寧朔將軍尹雅為弘農太守，守潼關，亦引兵還。恢眾見諸軍四集，皆有懼心，其將齊黃等詣大軍降。恢進兵副紹，贊自後擊之，恢兵大敗，殺恢及其三弟。泓器之慟，葬以公禮。

太尉裕引水軍發彭城，留其子彭城公義隆鎮彭城。詔以義隆為監徐、兗、青、冀四州諸

軍事、徐州刺史。

涼公暠寢疾，遣命長史宋繇曰：「吾死之後，世子猶卿子也，善訓導之。」二月，暠卒，官屬奉世子歆為大都督、大將軍、涼公、領涼州牧。大赦，改元嘉興。尊歆母天水尹氏為太后。以宋繇錄三府事。謚暠曰武昭王，廟號太祖。

西秦安東將軍木弈干擊吐谷渾樹洛干，破其弟阿柴於堯桿川，俘五千餘口而還。樹洛干走保白蘭山，慚憤發疾，將卒，謂阿柴曰：「吾子拾虔幼弱，今以大事付汝。」樹洛干卒，阿柴立，自稱驃騎將軍、沙州刺史。謚樹洛干曰武王。阿柴稍用兵侵並其傍小種，地方數千里，遂為強國。

河西王蒙遜遣其將襲烏啼部，大破之；又擊卑和部，降之。

王鎮惡進軍澠池，遣毛德祖襲尹雅於蠡吾城，禽之，雅殺守者而逃。鎮惡引兵徑前，抵潼關。

檀道濟、沈林子自陜北渡河，拔襄邑堡，秦河北太守薛帛奔河東。又攻秦并州刺史尹昭於蒲阪，不克。別將攻匈奴堡，為姚成都所敗。

辛酉，滎陽守將傅洪以虎牢降魏。

秦主泓以東平公紹為太宰、大將軍、都督中外諸軍事，假黃鉞，改封魯公，使督武衛將軍姚鸞等步騎五萬守潼關，又遣別將姚驢救蒲阪。

沈林子謂檀道濟曰：「蒲阪城堅兵多，不可猝拔，攻之傷眾，守之引日。王鎮惡在潼關，勢孤力弱，不如與鎮惡合勢並力，以爭潼關。若得之，尹昭不攻自潰矣。」道濟從之。

三月，道濟、林子至潼關，秦魯公紹引兵出戰，道濟、林子奮擊，大破之，斬獲以千數。紹退屯定城，據險拒守，謂諸將曰：「道濟等兵力不多，懸軍深入，不過堅壁以待繼援。吾分軍絕其糧道，可坐禽也。」乃遣姚鸞屯大路以絕道濟糧道。

鸞遣尹雅將兵與晉戰於關南，為晉兵所獲，將殺之。雅曰：「雅前日已當死，幸得脫至今，死固甘心。然夷、夏雖殊，君臣之義一也。晉以大義行師，獨不使秦有守節之臣乎！

」乃免之。

丙子夜，沈林子將銳卒襲鸞營，斬鸞，殺其士卒數千人。紹又遣東平公贊屯河上以斷水道；沈林子擊之，贊敗走，還定城。薛帛據河曲來降。

太尉裕將水軍自淮、泗入清河，將溯河西上，先遣使假道於魏；秦主泓亦遣使請救於魏。魏主嗣使群臣議之，皆曰：「潼關天險，劉裕以水軍攻之，甚難；若登岸北侵，其勢便易。裕聲言伐秦，其志難測。且秦，婚姻之國，不可不救也。宜發兵斷河上流，勿使得西。」博士祭酒崔浩曰：「裕圖秦久矣。今姚興死，子泓懦劣，國多內難。裕乘其危而伐之，其志必取。若遏其上流，裕心忿戾，必上岸北侵，是我代秦受敵也。今柔然寇邊，民食又乏，若復與裕為敵，發兵南赴則北寇愈深，救北則南州復危，非良計也。不若假之水道，聽裕西上，然後屯兵以塞其東。使裕克捷，必德我之假道；不捷，吾不失救秦之名。此策之得者也。且南北異俗，借使國家棄恆山以南，裕必不能以吳、越之兵與吾爭守河北之地，安能為吾患乎！夫為國計者，惟社稷是利，豈顧一女子乎！」議者猶曰：「裕西入關，則恐吾斷其後，腹背受敵；北上，則姚氏必不出關助我，其勢必聲西而實北也。」嗣乃以司徒長孫嵩督山東諸軍事，又遣振威將軍娥清、冀州刺史阿薄干將步騎十萬屯河北岸。

庚辰，裕引軍入河，以左將軍向彌為北青州刺史，留戍碻磝。

初，裕命王鎮惡等：「若克洛陽，須大軍到俱進。」鎮惡等乘利徑趨潼關，為秦兵所拒，不得前。久之，乏食，眾心疑懼，或欲棄輜重還赴大軍。沈林子按劍怒曰：「相公志清六合，今許、洛已定，關右將平，事之濟否，繫於前鋒。奈何沮乘勝之氣，棄垂成之功乎！且大軍尚遠，賊眾方盛，雖欲求還，豈可得乎！」下官授命不顧，今日之事，當自為將軍辦之，未知二三君子將何面以見相公之旗鼓邪！」鎮惡等遣使馳告裕，求遣糧援。裕呼使者，開舫北戶，指河上魏軍以示之曰：「我語令勿進，今輕佻深入。岸上如此，何由得遣軍！」鎮惡乃親至弘農，說諭百姓，百姓競送義租，軍食復振。

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；軍人於南岸牽百丈，風水迅急，有漂渡北岸者，輒為魏人所殺略。裕遣軍擊之，裁登岸則走，退則復來。夏，四月，裕遣白直隊主丁晤帥仗士七百人、車百乘，渡北岸，去水百餘步，為卻月陣，兩端抱河，車置七仗士，事畢，使豎一白旄；魏人不解其意，皆未動。裕先命寧朔將軍朱超石戒嚴，白旄既舉，超石帥二千人馳往赴之，繼大弩百張，一車益二十人，設彭排於轅上。魏人見營陣既立，乃進圍

之；長孫嵩帥三萬騎助之，四面肉薄攻營，弩不能制。時超石別繼大錘乃槊千餘張，乃斷槊長三四尺，以錘錘之，一槊輒洞貫三四人。魏兵不能當，一時奔潰，死者相積；臨陳斬阿薄干，魏人退還畔城。超石帥寧朔將軍胡簉、寧遠將軍劉榮祖追擊，又破之，殺獲千計。魏主嗣聞之，乃恨不用崔浩之言。

秦魯公紹遣長史姚洽、寧朔將軍安鸞、護軍姚墨蠡、河東太守唐小方帥眾三千屯河北之九原，阻河為固，欲以絕檀道濟糧援。沈林子邀擊，破之，斬洽、黑蠡、小方，殺獲殆盡。林子因啟太尉裕曰：「紹氣蓋關中，今兵屈於外，國危於內。恐其凶命先盡，不得以膏齊斧耳。」紹聞洽等敗死，憤恚，發病嘔血，以兵屬東平公贊而卒。贊既代紹，眾力猶盛，引兵襲林子，林子復擊破之。

太尉裕至洛陽，行視城塹，嘉毛修之完葺之功，賜衣服玩好，直二千萬。

丁巳，魏主嗣如高柳。壬戌，還平城。

河西王蒙遜大赦，遣張掖太守沮渠廣宗詐降，以誘涼公歆，歆發兵應之。蒙遜將兵三萬伏於蓼泉，歆覺之，引兵還。蒙遜追之，歆與戰於解支澗，大破之。斬首七千餘級。蒙遜城建康，置戍而還。

五月，乙未，齊郡太守王懿降於魏，上書言：「劉裕在洛，宜發兵絕其歸路，可不戰而克。」魏主嗣善之。

崔浩侍講在前，嗣問之曰：「劉裕伐姚泓，果能克乎？」對曰：「克之。」嗣曰：「何故？」對曰：「昔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，子泓懦而多病，兄弟乖爭。裕乘其危，兵精將勇，何故不克！」嗣曰：「裕才何如慕容垂？」對曰：「勝之。垂藉父兄之資，修復舊業，國人歸之，若夜蟲之就火，少加倚仗，易以立功。劉裕奮起寒微，不階尺土，討滅桓玄，興復晉室，北禽慕容超，南梟盧循，所向無前，非其才之過人，安能如是乎！」嗣曰：「裕既入關，不能進退，我以精騎直搗彭城、壽春，裕將若之何？」對曰：「今西有屈丐，北有柔然，窺伺國隙。陛下既不可親御六師，雖有精兵，未睹良將。長孫嵩長於治國，短於用兵，非劉裕敵也。興兵遠攻，未見其利，不如且安靜以待之，裕克秦而歸，必篡其主。關中華、戎雜錯，風俗勁悍；裕欲以荊、揚之化施之函、秦，此無異解衣包火，張羅捕虎；雖留兵守之，人情未洽，趨尚不同，適足為寇敵之資耳。願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，秦地終為國家之有。可坐而守也。」嗣笑曰：「卿料之審矣！」浩

曰：「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：若王猛之治國，苻堅之管仲也；慕容恪之輔幼主，慕容暐之霍光也；劉裕之平禍亂，司馬德宗之曹操也。」嗣曰：「屈丐何如？」浩曰：』屈丐國破家覆，孤子一身，寄食姚氏，受其封殖。不思酬恩報義，而乘時繳利，盜有一方，結怨四鄰。擫豎小人，雖能縱暴一時，終當為人所吞食耳。」嗣大悅，語至夜半，賜浩御縹醪十觚，水精鹽一兩，曰：「朕味卿言，如此鹽、灑，故欲與卿共饗其美。」然猶命長孫嵩、叔孫建各簡精兵，伺裕西過，自成皋濟河，南侵彭、沛，若不時過，則引兵隨之。

魏主嗣西巡至雲中，遂濟河，畋於大漠。

魏置天地四方六部大人，以諸公為之。

秋，七月，太尉裕至陜。沈田子、傅弘之入武關，秦戍將皆委城走。田子等進屯青泥，秦主泓使給事黃門侍郎姚和都屯嶢柳以拒之。西秦相國翟勍卒；八月，以尚書令曇達為左丞相，右僕射元基為右丞相，御史大夫麴景為尚書令，侍中翟紹為左僕射。

太尉裕至C171鄉，沈田子等將攻嶢柳。秦主泓欲自將以御裕軍，恐田子等襲其後，欲先擊滅田子等，然後傾國東出；乃帥步騎數萬，奄至青泥。田子本為疑兵，所領裁千餘人，聞泓至，欲擊之；傅弘之以眾寡不敵止之，田子曰：「兵貴用奇，不必在眾。且今眾寡相懸，勢不兩立，若彼結圍既固，則我無所逃矣。不如乘其始至，營陳未立，先薄之，可以有功。」遂帥所領先進，弘之繼之。秦兵合圍數重。田子撫慰士卒曰：「諸君冒險遠來，正求今日之戰，死生一決，封侯之業於此在矣！」士卒皆踴躍鼓噪，執短兵奮擊，秦兵大敗，斬馘萬餘級，得其乘輿服御物，秦主泓奔還灞上。

初，裕以田子等眾少，遣沈林子將兵自秦嶺往助之，至則秦兵已敗，乃相與追之，關中群縣多潛送款於田子。

辛丑，太尉裕至潼關，以朱超石為河東太守，使與振武將軍徐猗之會薛帛於河北，共攻蒲阪。秦平原公璞與姚和都共擊之，猗之敗死，超石奔還潼關。東平公贊遣司馬國璠引魏兵以躡裕後。

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，裕許之。秦恢武將軍姚難自香城引兵而西，鎮惡追之；秦主泓自灞上引兵還屯石橋以為之援，鎮北將軍姚強與難合兵屯涇上以拒鎮惡。鎮

惡使毛德祖進擊，破之，強死，難奔長安。

東平公贊退屯鄭城，太尉裕進軍逼之。泓使姚丕守渭橋，胡翼度屯石積，東平公贊屯灞東，泓屯逍遙園。

鎮惡溯渭而上，乘蒙沖小艦，行船者皆在艦內；秦人見艦進而無行船者，皆驚以為神。壬戌旦，鎮惡至渭橋，令軍士食畢，皆持仗登岸，後登者斬。眾既登，渭水迅急，艦皆隨流，倏忽不知所在。時泓所將尚數萬人。鎮惡諭士卒曰：「吾屬並家在江南，此為長安北門，去家萬里，舟楫、衣糧皆已隨流。今進戰而勝，則功名俱顯；不勝，則骸骨不返，無它歧矣。卿等勉之！」乃身先士卒，眾騰踴爭進，大破姚丕於渭橋。泓引兵救之，為丕敗卒所蹂踐，不戰而潰。姚諶等皆死，泓單馬還宮。鎮惡入自平朔門，泓與姚裕等數百騎逃奔石橋。東平公贊聞泓敗，引兵赴之，眾皆潰去。胡翼度降於太尉裕。

泓將出降，其子佛念，年十一，言於泓曰：「晉人將逞其欲，雖降必不免，不如引決。」泓憮然不應，佛念登宮牆自投而死。癸亥，泓將妻子、群臣詣鎮惡壘門請降，鎮惡以屬吏。城中夷、晉六萬餘戶，鎮惡以國恩撫慰，號令嚴肅，百姓安堵。

九月，太尉裕至長安，鎮惡迎於灞上。裕勞之曰：「成吾霸業者，卿也！」鎮惡再拜謝曰：「明公之威，諸將之力，鎮惡何功之有！」裕笑曰：「卿欲學馮異邪？」鎮惡性貪，秦府庫盈積，鎮惡盜取不可勝紀；裕以其功大，不問。或譖諸裕曰：「鎮惡藏姚泓偽輦，將有異志。」裕使人覘之，鎮惡剔取其金銀，棄輦於垣側，裕意乃安。

裕收秦彝器、渾儀、土圭、記裡鼓、指南車送詣建康。其餘金玉、繒帛、珍寶，皆以頒賜將士。秦平原公璞、并州刺史尹昭以蒲阪降，東平公贊帥宗族百餘人詣裕降，裕皆殺之。送姚泓至建康，斬於市。裕以薛辯為平陽太守，使鎮捍北道。

裕議遷都洛陽，諮議參軍王仲德曰：「非常之事，固非常人所及，必致駭動。今暴師日久，士卒思歸，遷都之計，未可議也。裕乃止。

羌眾十餘萬口西奔隴上，沈林子追擊至槐裡，俘虜萬計。

河西王蒙遜聞太尉裕滅秦，怒甚。門下校郎劉祥入言事，蒙遜曰：「汝聞劉裕入關，敢謂群臣曰：「姚泓非裕敵也。且其兄弟內叛，安能拒人！裕取關中必矣。然裕不能久留，

必將南歸，留子弟及諸將守之，吾取之如拾芥耳。」乃秣馬礪兵，訓養士卒，進據安定，秦嶺北郡縣鎮戍皆降之。裕遣使遺勃勃書，約為兄弟；勃勃使中書侍郎皇甫徽為報書而陰育之，對裕使者，口授舍人使書之。裕讀其文，歎曰：「吾不如也！」

廣州刺史謝欣卒，東海人徐道期聚眾攻陷州城，進攻始興，始興相彭城劉廉之討誅之。詔以謙之為廣州刺史。

癸酉，司馬休之、司馬文思、司馬國璠、司馬道賜、魯軌、韓延之、刁雍、王慧龍及桓溫之孫道度、道子、族人桓謐、桓璲、陳郡袁式等皆詣魏長孫嵩降。秦匈奴鎮將姚成都及弟和都舉鎮降魏。魏主嗣詔民間得姚氏子弟送平城者賞之。冬，十月，己酉，嗣召長孫嵩等還。司馬休之尋卒於魏。魏賜國璠爵淮南公，道賜爵池陽子，魯軌爵襄陽公。刁雍表求南鄙自效，嗣以雍為建義將軍。雍聚眾於河、濟之間，擾動徐、兗；太尉裕遣兵討之，不克，雍進屯固山，眾至二萬。

詔進宋公爵為王，增封十郡；辭不受。

西秦王熾磐遣左丞相曇達等擊秦故將姚艾，艾遣使稱藩，熾磐以艾為征東大將軍、秦州牧。征王松壽為尚書左僕射。

十一月，魏叔孫建等討西山丁零翟蜀洛支等，平之。

辛未，劉穆之卒。太尉裕聞之，驚慟哀惋者累日。始，裕欲留長安經略西北，而諸將佐皆久役思歸，多不欲留。會穆之卒，裕以根本無托，遂決意東還。

穆之之卒也，朝廷恇懼，欲發詔，以太尉左司馬徐羨之代之，中軍咨議參軍張邵曰：「今誠急病，任終在徐；然世子無專命，宜須諮之。」裕欲以王弘代穆之，從事中郎謝晦曰：「休元輕易，不若羨之。」乃羨之為吏部尚書、建威將軍、丹陽尹，代管留任。於是朝廷大事常決於穆之者，並悉北咨。

裕以次子桂陽公義真為都督雍、梁、秦王州諸軍事、安西將軍、領雍、東秦二州刺史。義真時年十二。以太尉咨議參軍京兆王修為長史，王鎮惡為司馬、領馮翊太守，沈田子、毛德祖皆為中兵參軍，仍以田子領始平太守，德祖領秦州刺史、天水太守，傅弘之為雍州治中從事史。

先是，隴上流戶寓關中者，望因兵威得復本土；及置東秦州，知裕無復西略之意，皆歎息失望。

關中人素重王猛，裕之克長安，王鎮惡功為多，由是南人皆忌之。沈田子自以嶢柳之捷，與鎮惡爭功不平。裕將還，田子及傅弘之屢言於裕曰：「鎮惡家在關中，不可保信。」裕曰：「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，彼若欲為不善，正足自滅耳。勿復多言。」裕私謂田子曰：「鐘會不得遂其亂者，以有衛瓘故也。語曰：『猛獸不如群狐』，卿等十餘人，何懼王鎮惡！」

臣光曰：古人有言：「疑則勿任，任則勿疑。」裕既委鎮惡以關中，而復與田子有後言，是斗之使為亂也。惜乎！百年之寇，千里之士，得之艱難，失之造次，使豐、鄗之都復輸寇手。荀子曰：「兼併易能也，堅凝之難。」信哉！

三秦父老聞裕將還，詣門流涕訴曰：「殘民不沾王化，於今百年，始睹衣冠，人人相賀。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，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，捨此欲何之乎！」裕為之愍然，慰諭之曰：「受命朝廷，不得擅留。誠多諸君懷本之志，今以次息與文武賢才共鎮此境，勉與之居。」十二月，庚子，裕發長安，自洛入河，開汴渠以歸。

氐豪徐駭奴、齊元子等擁部落三萬在雍，遣使請降於魏。魏主嗣遣將軍王洛生、河內太守楊聲等西行以應之。

閏月，壬申，魏主嗣如大寧長川。

秦、雍人千餘家推襄邑令上谷寇贊為主，以降於魏，魏主嗣拜贊魏郡太守。久之，秦、雍人流入魏之河南、滎陽、河內者，戶以萬數。嗣乃置南雍州，以贊為刺史，封河南公，治洛陽，立雍州郡縣以撫之。贊善於招懷，流民歸之者，三倍其初。

夏王勃勃聞太尉裕東還，大喜，問於王買德曰：「騰欲取關中，卿試言其方略。」買德曰：「關中形勝之地，而裕以幼子守之。狼狽而歸，正欲急成篡事耳，不暇復以中原為意。此天以關中賜我，不可失也。青泥、上洛，南北之險要，宜先遣遊軍斷之；東塞潼關，絕其水陸之路；然後傳檄三輔，施以威德，則義真在網罟之中，不足取也。」勃勃乃以其子撫軍大將軍瑰都督前鋒諸軍事，帥騎二萬向長安。前將軍昌屯潼關，以買德為

撫軍右長史，屯青泥，勃勃將大軍為後繼。

是歲，魏都坐大官章安侯封懿卒。

安皇帝癸義熙十四年（戊午，公元四一八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丁酉朔，魏主嗣至平城，命護高車中郎將薛繁帥高車、丁零北略，至弱水而還。

辛巳，大赦。

夏赫連瑰至渭陽，關中民降之者屬路。龍驤將軍沈田子將兵拒之，畏其眾盛，退屯劉回堡，遣使還報王鎮惡。鎮惡謂王修曰：「公以十歲兒付吾屬，當共思竭力；而擁兵不進，虜何由得平！」使者還，以告田子。田子與鎮惡素有相圖之志，由是益忿懼。未幾，鎮惡與田子俱出北地以拒夏兵，軍中訛言：「鎮惡欲盡殺南人，以數十人送義真南還。因據關中反。」辛亥，田子請鎮惡至傅弘之營計事。田子求屏人語，使其宗人沈敬仁斬之幕下，矯稱受太尉令誅之。弘之奔告劉義真，義真與王修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。俄而田子帥數十人來至，言鎮惡反。修執田子，數以專戮，斬之；以冠軍將軍毛修之代鎮惡為安西司馬。傅弘之大破赫連瑰於池陽，又破之於寡婦渡，斬獲甚眾，夏兵乃退。

壬戌，太尉裕至彭城，解嚴，琅邪王德文先歸建康。

裕聞王鎮惡死，表言「沈田子忽發狂易，奄害忠勳」，追贈鎮惡左將軍、青州刺史。

以彭城內史劉遵考為并州刺史、領河東太守，鎮蒲阪；征荊州刺史劉道憐為徐、兗二州刺史。

裕欲以世子義符鎮荊州，以徐州刺史劉義隆為司州刺史，鎮洛陽。中軍諮議張邵諫曰：「儲貳之重，四海所繫，不宜處外。」乃更以義隆為都督荊、益、寧、雍、梁、秦六州諸軍事、西中郎將、荊州刺史，以南郡太守到彥之為南蠻校尉，張邵為司馬、領南郡相，冠軍功曹王曇首為長史，北徐州從事王華為西中郎主簿，沈林子為西中郎參軍。義隆尚幼，府事皆決於邵。曇首，弘之弟也。裕謂義隆曰：「王曇首沉毅有器度，宰相才也，汝每事咨之。」

以南郡公劉義慶為豫州刺史。義慶，道憐之子也。

裕解司州，領徐、冀二州刺史。

秦王熾磐以乞伏木弈干為沙州刺史，鎮樂都。二月，乙弗烏地延帥戶二萬降秦。

三月，遣使聘魏。

夏，四月，己巳，魏徙冀、定、幽三州徒河於代都。初，和龍有赤氣四塞蔽日，自寅至申，燕太史令張穆言於燕王跋曰：「此兵氣也。今魏方強盛，而執其使者，好命不通，臣竊懼焉。」跋曰：「吾方思之。」五月，魏主嗣東巡，至濡源及甘松，遣征東將軍長孫道生、安東將軍李先、給事黃門侍郎奚觀帥精騎二萬襲燕，又命驍騎將軍延普、幽州刺史尉諾自幽州引兵趨遼西，為之聲勢，嗣屯突門嶺以待之。道生等拔乙連城，進攻和龍，與燕單于右輔古泥戰，破之，殺其將皇甫軌。燕王跋嬰城自守，魏人攻之，不克，掠其民萬餘家而還。

六月，太尉裕始受相國、宋公、九錫之命。赦國中殊死以下，崇繼母蘭陵蕭氏為太妃。以太尉軍諮祭酒孔靖為宋國尚書令，左長史王弘為僕射，領選，從事中郎傅亮、蔡廓皆為侍中，謝晦為右衛將軍，右長史鄭鮮之為奉常，行參軍殷景仁為秘書郎，其餘百官，悉依天朝之制。靖辭不受。亮，鹹之孫；廓，謨之曾孫；鮮之，渾之玄孫；景仁，融之曾孫也。景仁學不為文，敏有思致；口不談義，深達理體；至於國典、朝儀、舊章、記注，莫不撰錄，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。

魏天部大人白馬文貞公崔宏疾篤，魏主嗣遣侍臣問病，一夜數返。及卒，詔群臣及附國渠帥皆會葬。

秋，七月，戊午，魏主嗣至平城。

九月，甲寅，魏人命諸州調民租，戶五十石，積於定、相、冀三州。

河西王蒙遜復引兵伐涼，涼公歆將拒之，左長史張體順固諫，乃止。蒙遜芟其秋稼而還。

歆遣使來告襲位。冬，十月，以歆為都督七郡諸軍事、鎮西大將軍、酒泉公。

姚艾叛秦，降河西王蒙遜，蒙遜引兵迎之。艾叔父俊言於眾曰：「秦王寬仁有雅度，自可安居事之，何為從河西王西遷！」眾鹹以為然，乃相與逐艾，推俊為主，復歸於秦。秦王熾磐征俊為侍中、中書監、征南將軍，賜爵隴西公，以左丞相曇達為都督洮、罕以東諸軍事、征東大將軍、秦州牧，鎮南安。

劉義真年少，賜與左右無節，王修每裁抑之。左右皆怨，譖修於義真曰：「王鎮惡欲反，故沈田子殺之。修殺田子，是亦欲反也。」義真信之，使左右劉乞等殺修。修既死，人情離駭，莫相統壹。義真悉召外軍入長安，閉門拒守。關中郡縣悉降於夏。赫連瑰夜襲長安，不克，夏王勃勃進據咸陽，長安樵采路絕。

宋公裕聞之，使輔國將軍蒯恩如長安，召義真東歸；以相國右司馬朱齡石為都督關中諸軍事、右將軍、雍州刺史，代鎮長安。裕謂齡石曰：「卿至，可敕義真輕裝速發，既出關，然後可徐行。若關右必不可守，可與義真俱歸。」又命中書侍郎朱超石慰勞河、洛。

十一月，齡石至長安。義真將士貪縱，大掠而東，多載寶貨、子女，方軌徐行。雍州別駕韋華奔夏，赫連瑰帥眾三萬追義真。建威將軍傅弘之曰：「公處分亟進；今多將輜重，一日行不過十里，虜追騎且至，何以待之！宜棄車輕行，乃可以免。」義真不從。俄而夏兵大至，傅弘之、蒯恩斷後，力戰連日，至青泥，晉兵大敗，弘之、恩皆為王買德所禽。司馬毛修之與義真相失，亦為夏兵所禽。義真行在前，會日暮，夏兵不窮追，故得免；左右盡散，獨逃草中。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，緣道呼之，義真識其聲，出就之，曰：「君非段中兵邪？身在此，行矣！必不兩全，可刎身頭以南，使家公望絕。」宏泣曰：「今日之事，誠無算略；然丈夫不經此，何以知艱難！」

夏王勃勃欲降傅弘之，弘之不屈。時天寒，勃勃裸之，弘之叫罵而死。勃勃積人頭為京觀，號曰髑髏台。長安百姓逐朱齡石，齡石焚其宮殿，奔潼關。勃勃入長安，大饗將士，舉觴謂王買德曰：「卿往日之言，一期而驗，可謂算無遺策。此觴所集，非卿而誰！」以買德為都官尚書，封河陽候。

龍驤將軍王敬先戍曹公壘，齡石往從之。朱超石至蒲阪，聞齡石所在，亦往從之。赫連昌攻敬先壘，斷其水道。眾渴，不能戰，城且陷。齡石謂超石曰：「弟兄俱死異城，使老親何以為心！爾求間道亡歸，我死此，無恨矣。」超石持兄泣曰：「人誰不死，寧忍

今日辭兄去乎！」遂與敬先及右軍參軍劉欽之皆被執，送長安，勃勃殺之；欽之弟秀之悲泣不歡燕者十年。欽之，穆之之從兄子也。

宋公裕聞青泥敗，未知義真存亡，怒甚，刻日北伐，侍中謝晦諫以「士卒疲弊，請俟它年」，不從。鄭鮮之上表，以為：「虜聞殿下親征，必並力守潼關。徑往攻之，恐未易可克；若輿駕頓洛，則不足上勞聖躬。且虜雖得志，不敢乘勝過關陝者，猶懾服大威，為將來之慮故也。若造洛而返，虜必更有揣量之心，或益生邊患。況大軍遠出，後患甚多。昔歲西征，劉鐘狼狽；去年北討，廣州傾覆；既往之效，後來之鑒也。今諸州大水，民食寡乏，三吳群盜攻沒諸縣，皆由困於征役故也。江南士庶，引領顒顒以望殿下之返旆，聞更北出，不測淺深之謀，往還之期，臣恐返顧之憂更在腹心也。若慮西虜更為河、洛之患者，宜結好北虜；北虜親則河南安，河南安則濟、泗靜矣。」會得段宏啟，知義真得免，裕乃止，但登城北望，慨然流涕而已。降義真為建威將軍、司州刺史；以段宏為宋台黃門郎、領太子右衛率。裕以天水太守毛德祖為河東太守，代劉遵考守蒲阪。

夏王勃勃築壇於灞上，即皇帝位，改元昌武。西秦王熾磐東巡；十二月，徙上邽民五千餘戶於枹罕。

彗星出天津，入太微，經北斗，絡紫微，八十餘日而滅。魏主嗣復召諸儒、術士問之曰：「今四海分裂，災咎之應，果在何國？朕甚畏之。卿輩盡言，勿有所隱！」眾推崔浩使對，浩曰：「夫災異之興，皆像人事，人苟無釁，又何畏焉？昔王莽將篡漢，彗星出入，正與今同。國家主尊臣卑，民無異望，晉室陵夷，危亡不遠；彗之為異，其劉裕將篡之應乎！」眾無以易其言。

宋公裕以讖云「昌明之後尚有二帝」，乃使中書侍郎王韶之與帝左右密謀鴆帝而立琅邪王德文。德文常在帝左右，飲食寢處，未嘗暫離；韶之伺之經時，不得間。會德文有疾，出居於外。戊寅，韶之以散衣縊帝於東堂。韶之，廙之曾孫也。裕因稱遺詔，奉德文即皇帝位，大赦。

是歲，河西王蒙遜奉表稱藩，拜涼州刺史。

尚書右僕射袁湛卒。

恭皇帝

安皇帝癸元熙元年（己未，公元四一九年）

春，正月，壬辰朔，改元。

立琅邪王紀褚氏為皇后；後，裒之曾孫也。

魏主嗣畋於犢渚。

甲午，征宋公裕入朝，進爵為王。裕辭。

癸卯，魏主嗣還平城。

庚申，葬安皇帝於休平陵。

敕劉道憐司空出鎮京口。

夏將叱奴侯提帥步騎二萬攻毛德祖於蒲阪，德祖不能御，全軍歸彭城。二月，宋公裕以德祖為滎陽太守，戍虎牢。

夏主勃勃征隱土京兆韋祖思。祖思既至，恭懼過甚，勃勃怒曰：「我以國士征汝，汝乃以非類遇我，汝昔不拜姚興，今何獨拜我？我在，汝猶不以我為帝王；我死，汝曹弄筆，當置我於何地邪！遂殺之。

群臣請都長安，勃勃曰：「朕豈不知長安歷世帝王之都，沃饒險固！然晉人僻遠，終不能為吾患。魏與我風俗略同，土壤鄰接，自統萬距魏境裁百餘里，朕在長安，統萬必危；若在統萬，魏必不敢濟河而西。諸卿適未見此耳。」皆曰：「非所及也。」乃於長安置南台，以赫連瑰領大將軍、雍州牧、錄南台尚書事；勃勃還統萬，大赦，改元真興。

勃勃性驕虐，視民如草芥。常居城上，置弓劍於側，有所嫌忿，手自殺之。群臣迕視者鑿其目，笑者決其脣，諫者先截其舌而後斬之。

初，司馬楚之奉其父榮期之喪歸建康，會宋公裕誅剪宗室之有才望者，楚之叔父宣期、

兄貞之皆死，楚之亡匿竟陵蠻中。及從祖休之自江陵奔秦，楚之亡之汝、潁間，聚眾以謀復仇。楚之少有英氣，能折節下士，有眾萬餘，屯據長社。裕使刺客沐謙往刺之，楚之待謙甚厚。謙欲發，未得間，乃夜稱疾，知楚之必往問疾，因欲刺之。楚之果自繼湯藥往視疾，情意勤篤，謙不忍發，乃出匕首於席下，以狀告之曰：「將軍深為劉裕所忌，願勿輕率以自保全。」遂委身事之，為之防衛。

王鎮惡之死也，沈田子殺其兄弟七人，唯弟康得免，逃就宋公裕於彭城，裕以為相國行參軍。康求還洛陽視母；會長安不守，康糾合關中徙民，得百許人，驅帥僑戶七百餘家，共保金墉城。時宗室多逃亡在河南，有司馬文榮者，帥乞活千餘戶屯金墉城南；又有司馬道恭，自東垣帥三千人屯城西，司馬順明帥五千人屯陵雲台，司馬楚之屯柏谷塢。魏河內鎮將於栗磾游騎在芒山上，攻逼交至，康堅守六旬。裕以康為河東太守，遣兵救之，平等皆散走。康勸課農桑，百姓甚親賴之。

司馬順明、司馬道恭及平陽太守薛辯皆降於魏，魏以辯為河東太守以拒夏人。

夏，四月，秦征西將軍孔子帥騎五千討吐谷渾覓地於弱水南，大破之，覓地帥其眾六千降於夏，拜弱水護軍。

庚辰，魏主嗣有事於東廟，助祭者數百國；辛巳，南巡至雁門。

五月，庚寅朔，魏主嗣觀漁於A212水。己亥，還平城。

涼公歆用刑過嚴，又好治宮室。從事中郎張顯上疏，以為：「涼土三分，勢不支久。兼併之本，在於務農；懷遠之略，莫如寬簡。今入歲已來，陰陽失序，風雨乖和；是宜減膳撤懸，側身修道，而更繁刑峻法，繕築不止，殆非所以致興隆也。昔文王以百里而興，二世以四海而滅，前車之軌，得失昭然。太祖以神聖之姿，為西夏所推，左取酒泉，右開西域。殿下不能奉承遺志，混壹涼土，侔蹤張後，將何以下見先王乎！沮渠蒙遜，胡夷之傑，內修政事，外禮英賢，攻戰之際，身先士卒，百姓懷之，樂為之用。臣謂殿下非但不能平殄蒙遜，亦懼蒙遜方為社稷之憂。」歆覽之，不悅。

主簿汜稱上疏諫曰：「天之子愛人主，殷勤至矣；故政之不修，下災異以戒告之，改者雖危必昌，不改者雖安必亡。元年三月癸卯，敦煌謙德堂陷；八月，效穀地裂；二年元日，昏霧四塞；四月，日赤無光，二旬乃復；十一月，狐上南門；今茲春、夏，地頻五

震；六月，隕星於建康。臣雖學不稽古，行年五十有九，請為殿下略言耳目之所聞見，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。乃者鹹安之初，西平地裂，狐入謙光殿前；俄而秦師奄至，都城不守。梁熙既為涼州，不撫百姓，專為聚斂，建元十九年，姑臧南門崩，隕石於閒豫堂；明年為呂光所殺。段業稱制此方，三年之中，地震五十餘所；既而先王龍興於瓜州，蒙遜篡弒於張掖。此皆目前之成事，殿下所明知也。效穀，先王鴻漸之地；謙德，即尊之室；基陷地裂，大凶之征也。日者，太陽之精，中國之象；赤而無光，中國將衰。諺曰：『野獸入家，主人將去。』狐上南門，亦變異之大者也。今蠻夷益盛，中國益微。願殿下亟罷宮室之役，止游畋之娛，延禮英俊，愛養百姓，以應天變，防未然。」歆不從。

秋，七月，宋公裕始受進爵之命。八月，移鎮壽陽，以度支尚書劉懷慎為督淮北諸軍事、徐州刺史，鎮彭城。

辛未，魏主嗣東巡；甲申，還平城。

九月，宋王裕自解揚州牧。

秦左衛將軍匹達等將兵討彭利和於涇川，大破之，利和單騎奔仇池；獲其妻子，徙羌豪三千戶於枹罕，涇川羌三萬餘戶皆安堵如故。冬，十月，以尚書右僕射王松壽為益州刺史，鎮涇川。

宋王裕以河南蕭條，乙酉，徙司州刺史義真為揚州刺史，鎮石頭，蕭太紀謂裕曰：「道憐汝布衣兄弟，宜用為揚州。」裕曰：「寄奴於道憐，豈有所惜！揚州根本所寄，事務至多，非道憐所了。」太妃曰：「道憐年出五十，豈不如汝十歲兒邪？」裕曰：「義真雖為刺史，事無大小，悉由寄奴。道憐年長，不親其事，於聽望不足。」太妃乃無言。道憐性愚鄙而貪縱，故裕不肯用。

十一月，丁亥朔，日有食之。

十二月，癸亥，魏主嗣西巡至雲中，從君子津西渡河，大獵於薛林山。

辛卯，宋王裕加殊禮，進王太妃為太后，世子為太子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